

萧山市文联编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卷

说

小

#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 · 小说卷

萧山市文联编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编委会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0.9

ISBN 7—80633—239—1

I. 萧… II. 萧… III.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浙江—  
萧山市 IV. I218.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777 号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小说卷**

萧山市文联编

---

**责任编辑:**周 昆

**出版发行:**杭州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286 号 邮编 310003)

**印刷:**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88 千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33—239—1/G · 139

**总定价:**60.00 元(本册定价 17.00 元)

## 总序

王玉明

弹指一挥间，萧山伴随着共和国走过了艰难而又光辉的半个世纪。编辑出版的这套《萧山文学五十年》丛书，就是这一段岁月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时期萧山文学发展的回顾与总结。

萧山地处钱塘江南岸，历来人杰地灵。古越文化的千年积淀与滋养，江南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萧山人民搏击时代潮流的精神，为当代萧山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萧山作家纯美的艺术灵感，开拓了萧山作家无穷的想象空间。在逝去的流金岁月里，在时代的呼唤声里，一代代作家以一颗颗挚诚的心奉献了优秀的作品。《萧山文学五十年》丛书汇集了自建国以来萧山作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品力作，共 60 万字。从整体上看比较客观地显示出萧山文学创作的水准及发展态势。

这套丛书的作品曾经在地(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家的职业各异，地域遍布萧山城乡各地。作家们把文学当作他们的一种追求，是严肃的，而非嬉戏。揭示人性真善美、弘扬时代精神、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是小说的精髓。如阮未青的《一分田》在 1960 年《人民日报》发表后，被多种报刊转载，影响甚广；施加勇的《那边有个快活林》在《青年作家》发表后，即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又如陆亚芳自长篇小说《沙地》获省“五个一工程奖”后，又创作了多个中篇及

短篇小说。散文是至真性情的吐露，字字句句渗透着对一方乡土的眷恋与感恩。杨敏生的散文集《羚羊集》获省“新时期（1979—1989）散文集奖”；刘宪康的《计从何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收入当时的语文课本；徐亚平的散文《纤夫》在《美文》发表后入选《美文》珍藏本；虞敏华的《金项链》上了《人民文学》。萧山的诗人以一腔热情与一颗滚烫的心讴歌伟大的时代，讴歌勤劳的人民，讴歌火热的生活。陈涛的组诗《人在旅途》参加全国青春诗会，又以组诗《列车进入峡谷》获“萌芽文学奖”。许多诗人的优秀作品分别在省市乃至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萧山的青年诗人更形成了一个群体，多次在上海《萌芽》杂志刊发专辑，展示了萧山诗人的整体实力。丛书中的报告文学专辑，则用生动的笔调艺术地反映了萧山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了萧山企业家们投身改革开放、开拓创业的精神。

萧山文学事业的继续发展，尚有待于萧山作家们对生活的更深体验，需要作家们更辛勤的耕耘，才能涌现更多的力作。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人民呼唤精品，一个城市品位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浇灌，离不开文化名人的作用。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希望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涌现出更多的名人佳作，使得萧山的文学创作呈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 目 录

王玉明	总 序	1
马晓才	陈 酒	1
马毓敏	来不及穿的嫁衣	36
王为民	路 遇	38
王兴珑	湿润的眼睛	41
	一本耐读的书	43
王惠林	在炎的办公室	45
孙建森	弱者的自尊	52
阮未青	一分田	57
陆亚芳	新 娘	60
陈 伟	虎	76
陈 涛	酒旗临风	88
陈雪敏	逝	96
邵刚亮	安仔(外二篇)	104
沈青松	七月傍晚的窗口	112
李乍虹	酒因子	118
李仲芳	纾郁山上的风波	130
来火明	伞	132
来载璋	一对小鸭	135

---

金阿根	乡下老头	138
胡文光	沉	140
施加勇	那边有个“快活林”	150
郭亮	柳暗花明	163
倪树根	方口布鞋的故事	166
徐龙渊	心影两题	169
	酒殇	177
徐晓明	新居第一夜	186
	那件事情的起因和结果	188
夏雪勤	亮子	195
傅舜宁	新同学	197
	39号车位	201
蒋荫炎	对弈	205
虞敏华	拥有一片蓝天	207

马晓才

## 陈 酒

### 一

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带有淡淡醉味淡淡涩味的香气。那香气是顺着没有尽头不分日夜流淌的蜀阜河飘逸而来的。坐的是月牙样两头翘起的小木船。那小木船和着那委婉的越调激昂的绍曲在临河那个台门那间二层瓦房里小心翼翼地停泊下来。

“叫爷爷，宝宝叫爷爷！”这是一串宏亮如铜锣浓烈如陈酒的声音。这声音大概是我爬出母胎后所能听清记清的第一串声音。几年后有人告诉我这声音是从爷爷那两片厚若瓦片的嘴唇里发出来的。“快叫爷爷呀！”这一声非常含糊，奶奶说那时爷爷刚刚喝了两壶陈酒且嘴唇间笨拙地夹着一杆亮铮铮的红木烟管。爷爷高兴呵！

我的小手被另一只温柔的小手捏了一下，我于是委屈而怏怏然地嚎啕大哭。后来奶奶告诉我这小手是姐姐的。姐姐为此重重地挨了爷爷一烟管。

我哭了很久很久。那条弯弯的小木船摇了很久很久。哭到连自己也觉得那声音太丑陋了，我于是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那条小木船因为这泡沉甸甸的尿很快沉入蜀阜河里，我开始乱抓乱蹦

地挣扎！

“宝宝乖！宝宝不哭！宝宝看奶奶！”于是我试探着睁开双眼，想看看奶奶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眼前一片迷茫。渐渐地，我看清了奶奶的脸。我发现奶奶的脸是一盘很圆很美的月亮。

堂前摆着一只硕大的木盆。这是40年前奶奶的陪嫁。奶奶那时是蜀阜村最最好看的女人。奶奶与爷爷配对对的那天夜里，奶奶那丰腴白嫩华贵无比的身子曾经在这只大木盆里浸了三次。爷爷那时的目光非常贪婪非常焦躁。“浸二次算啦，我实在等不及了！”爷爷曾经贴近奶奶的耳朵苦苦央求。可奶奶不让。非要浸过三次不可。

奶奶的身子于是永远有了绍兴陈酒的独特气味。那大木盆里足足被爷爷爽快地倒进了一坛陈酒。

那浓烈芬醇的馨香不顾一切地围困着我。我被爷爷浸进了木盆。奶奶那时沐浴玉体的酒叫“香雪”。据说浸了那酒，女人的身子便永远像雪一样纯洁无邪了；这会儿爷爷倒在木盆里的酒叫“状元红”。

我那丑陋的哭叫声于是又在木盆上空悠悠地回荡。我的身上因而也像绍兴人那样有了一股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酒香。

但是，从落地那天起，命运就注定我成为杭州的人。我永远也休想成为绍兴人！

我是被奶奶寻死觅活从母亲所在工厂的托儿所里抱出来抱回家的！托儿所的阿姨个个都会打屁股拧鼻子。我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肉蛋。于是我无论对挨打或者挨拧上都有了特殊的优惠。

奶奶决定抱回去自己管养。可妈妈不让。妈妈最怕的是以后我会沾上乡下人的野味与劣性。妈妈哭了好几次。据说，那天妈妈上早班，奶奶托传达员给妈妈留了张条子，就扬起她那双高贵的、叫乡下女人眼热得流口水的小脚，走了50多里路将我抱到了蜀

阜。

## 二

这一带出绸缎，出美女，出豆腐，更出老酒。花雕、元红、加饭、善酿、香雪、新曲、老酒汗……光是上得了名堂的就有十余种，至于那无名无号的，则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蜀阜人是老酒哺育大的。村里不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几乎个个都会喝酒人人可以做酒仙。

乡下人，见了面大凡总要问一句“饭吃了嘛？”而蜀阜人见了面，却是互致“酒喝了嘛？”那气色，那神态，分明让人觉得喝酒是顶要紧的事情。

奶奶做姑娘那阵子，也跟村里别的女人一样爱喝酒，但并没有特殊的嗜好。奶奶长得如花似玉，奶奶的肌肤冰清玉洁，脸面却透出酒醉般的绯红。最让人叫绝的是两只深不可测的酒窝。后来，同村的小木匠田娃，说奶奶所以如此中看，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奶奶想想倒也在理，便来了劲儿，几乎每日喝酒，从不间断。

奶奶娘家过去曾是蜀阜一带很有名气的黄酒作坊。传到我太公公（奶奶的父亲）那一代，便萧条起来。太公公好喝懒做，嗜酒如命又沾上了赌博恶习，家业便日见衰落。要不是由奶奶顶撑着门面，这作坊早就塌了。既是奶奶支着家业，奶奶喝几盅酒什么的便也无可指责。只是有天傍晚太公公输钱回家，心里窝着一股火，看到奶奶就着罐儿“咕噜噜”仰饮，便火上加油，一巴掌打破瓦罐，打肿了奶奶的脸蛋儿。奶奶却不动声色，拿起另一罐老酒“哗啦啦”往脸上浇。第二天，不但脸肿完全消退，那动人的酒窝似乎更显深凹，这简直是神啦！

更神的还在后头！

相传，爷爷看上奶奶，几乎一大半原因是因为奶奶有超人的酒

量。

爷爷的列祖列宗向来是蜀阜村有声有势有名有望的捕鱼佬。到了爷爷这一辈，更是名声大振。爷爷捕技非凡，水性极好。一个猛子扎下去，不过半袋烟工夫决不换气。秋风起，菊花黄，那一日爷爷划着小船去捉甲鱼，到了江心爷爷瞄准历年来认定的甲鱼洞扎了下去。许久许久不见爷爷的脸儿露出水面。同去的捕鱼佬急得鬼哭狼嚎在水底乱蹿乱腾却始终摸不着爷爷的胳膊。人人都以为爷爷从此将葬身江底不再起来了，一些胆小的甚至掉转船头朝村里划去向太爷爷报死！可谁能料到一袋烟工夫后死寂的江面竟露出一只铜盘样的大甲鱼，接着是爷爷那双血淋淋的抓着甲鱼的大手……

爷爷的捕技所以如此高超，靠的也是酒！大冬天，捕鱼佬大都龟缩屋角，可爷爷只要“咕咕”喝下一葫芦黄酒，妈的，什么冰天雪地，全不在话下了！

爷爷相女人，为的是日后喝酒有个伴。于是，奶奶自然被相中了。

可奶奶不情愿。

小木匠田娃的影儿常常在奶奶的眼前转。奶奶的魂早已让小木匠勾了去。当然，这只有奶奶和小木匠两个人知道。奶奶跟着小木匠去过油菜田。那一定是开春的时候，蜜蜂疯样飞，云儿疯样跑，奶奶的纯纯春情风筝样飘，奶奶的朗朗春潮不停地滚，很远很远，远得没有尽头。那田中央的一排油菜是被小木匠齐刷刷压倒的。奶奶就心甘情愿地躺在那芳香袭人的花枝上。奶奶舒展双臂心潮起伏。油菜花掺入了奶奶胸口的芬芳！奶奶喝了十六年的酒从没有醉过，奶奶这会儿却想甜甜地醉一醉。奶奶于是微微闭上妩媚的双眼一如融融日头含羞地扯过薄云的衣裳。可奶奶终究醉不了。小木匠的胆量实在太小，竟“呜呜”哭着跪在奶奶身旁。不多会，小木匠抹干泪水田鼠样窜出油菜田逃得不知去向。

奶奶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懂得恨的。

奶奶又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懂得爱的。

奶奶曾发誓不再理会小木匠。可有那么一天小木匠又轻轻推开奶奶酿酒作坊的门贼一样来勾奶奶的魂。想必是太公公又鬼鬼祟祟去赌博了。作坊里只有奶奶孤零零一个人，奶奶寂寞呵！

小木匠的眼睛红得像着了火。小木匠默默地站在奶奶身后。

奶奶不理他，顾自压酒。小木匠凑近奶奶，说：“花妹，我要娶你，我要为你做一张雕花大木床！”

奶奶想，小木匠那次不让她醉倒一定是想到了那张花花绿绿的大木床。于是奶奶便软了心肠，且很快认定小木匠是个大好人。奶奶说：“啥时才能做好？”

小木匠说：“立马，立马……”可不一会小木匠又慌慌张张往外跑。

小木匠有个瞎眼的老母。小木匠要养活她。小木匠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娶奶奶没有本事做大木床。尽管小木匠不知为村里村外人做过多少张雕花大木床。

奶奶有了太多的梦。那梦都是为雕花大木床做的。可奶奶醒来时，看到的都是无穷无尽的木板床。

奶奶家有过大木床，可那床早就被太公公扔到牌桌上了。

那一天媒婆是涂着厚厚的红粉裹着红红的绸衣去奶奶家的。媒婆嗑瓜子的动作标准而优雅。媒婆对这桩婚事极有把握。

太公公见是大户人家来攀亲，眉开眼笑。太公公心里算计，这下，可到了能上牌桌抖抖威风的时候了。不过，太公公还是搭起了那双霉臭如烂鱼的大脚，一副漫不经心相。太公公想得个好价呵！

奶奶死活不依，太公公好生奇怪，像老四（爷爷的绰号）这样的男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奶奶莫非吃了迷魂汤？后来不知怎么的太公公也说不同意。太公公想，奶奶一定是在摆架子！架子越大，开价越高啊！

媒婆灰溜溜离去了。太公公便连连称赞奶奶有心计。这下奶奶可傻了：“啥心计？”

“嘿，你以为我不晓得？跟爹搭啥虚架，还不是想开个好价！”

奶奶气得脸色发青，不由得一脚踢翻一旁的酒坛，扑到床板上“呜呜”地哭。

太公公这才知道奶奶是真的不愿。太公公便动了肝火，抡起拳头劈头盖脑地痛打。直打得奶奶在床上乱滚乱爬，到最后甚至屙了尿。

然而，奶奶铁了心，死活不嫁。

太公公无可奈何地装旱烟，可不一会又扔掉烟杆趴到地上，“吧哒吧哒”地吮吸四溢的黄酒。

### 三

奶奶终于睡上了雕花大木床。

大木床是用名贵的樟木做的。那淡淡的馨香极如花雕酒的清香。床架上雕了365朵花。这花是小木匠雕刻的。可是，这床却属于爷爷。

那一天中午闷热异常。奶奶坐在花轿里如同被塞入酒坛。奶奶恨她爹，爹将奶奶押到了赌台上，奶奶转眼间成了癞子阿狗的女人。那一天太公公疯了似地冲回家，紧紧地护住奶奶，奶奶还不知道出了啥事，癞子阿狗便紧跟着破门而入。

癞子阿狗是村里的屠夫，长得五大三粗，杀猪杀红了眼。此时此刻，那牛样的大眼里点亮了两盏血灯。

太公公死活不让，可又不知所措。太公公“扑通”一声跪在癞子阿狗面前，连连作揖：“你要啥都行，什么都随挑随拿，求你千万别糟蹋这妞！”

“好说，好说，”癞子阿狗慷慨极了，“折钱吧，这妞养得又嫩又

肥，少说也有百把斤，现今这个世道，猪肉也得半块大洋一斤，咋样，我出个价，一块一斤，你买不？”

就这样，太公公买下了奶奶，总共一百大洋。那钱是爷爷家出的。奶奶说，她是爷爷买去的。

爷爷可一点也没有买主特有的威风。爷爷对奶奶真是好极！奶奶心里尽管还惦念着小木匠，可日长月久，便也服服帖帖地依顺了爷爷。

爷爷家不酿酒。奶奶嫁到爷爷家前，爷爷家喝的酒都是到酒作坊去买的。奶奶嫁到爷爷家时，别的嫁妆一概没有，只有一只必备的洗身子的大木盆和一整套酿酒的器具。太公公不会酿酒，还留着那玩意儿干吗！

爷爷起先是不想让奶奶去干酿酒的活的。在蜀阜村，男人养女人是成了规矩的。女人的惟一任务只是生儿育女。可爷爷终究拗不过奶奶。

奶奶说：“阿四呀，这酒酿了又不去卖，併自家吃，还不成？”

爷爷只得应承了下来。

奶奶的酒酿得极好！奶奶最拿手的是酿香雪和状元红。到年初开坛时，那醉心的酒香简直可以飘遍整个村子。爷爷喝了奶奶酿的酒跳进蜀阜河捕鱼摸虾，那鱼虾竟会成群结队地围着爷爷屁股转。

村里人个个夸奶奶，说奶奶是杜康再世。其间虽不乏恭维，但奶奶的技艺也的确可见一斑。爷爷听了村人的传颂，那股高兴劲儿，着实没法子提了。

奶奶最爱吃的是河虾。爷爷原本只捕大鱼的，但既然奶奶喜欢，爷爷就乐意去捕。爷爷像供观音菩萨一样供奉奶奶。奶奶几乎天天有河虾吃。记得有一天，爷爷提着一个水淋淋的骷髅往家跑，那骷髅里爬满了老河虾。捕鱼人大都知道，居住在骷髅里的河虾，不仅鲜美无比而且最补身子。

可这会儿奶奶却第一次不向红红的河虾伸筷子。奶奶在屋角吐了好久。爷爷纳闷间，太娘娘（爷爷的娘）神秘而兴奋地对爷爷说：“嘻，看你傻的，阿花准保有了喜呢！”这是入冬的事情的。

可是，爷爷盼呀盼，奶奶的肚皮却一直没有像别的有喜女人那样隆凸起来。爷爷有点感到不妙，直到翌年冬天，奶奶的身段一如既往，爷爷才死了心。

爷爷做梦也不会想到，奶奶是个不会生儿育女的女人。爷爷更想不到，世代昌盛的马家，传到他这辈上会断根。爷爷于是有了无穷无尽的恼怒与惆怅。

爷爷心里曾有一本美账。设若奶奶生的是男孩，那一定五岁就让儿子下河。爷爷记得自己是六岁下的河而太爷爷则是七岁，爷爷想，那小子以后一定要让他强过自己，然而现在……

爷爷觉得奶奶酿的老酒不再像以前那样醇香。爷爷的酒量却为此日增。爷爷开始对奶奶做的饭菜挑三拣四。爷爷不再每日给奶奶摸河虾吃。又过一段辰光，爷爷甚至开始对奶奶动手动脚！

奶奶仍然像往日那样服侍爷爷。奶奶觉得对爷爷有愧，对马家有愧。奶奶从此不再喝酒了。

一日，爷爷稍不如意又找岔打了奶奶。爷爷那时一定像头疯牛，抑或像只斗败的公鸡。爷爷的手势很重很重，奶奶不哭也不闹，哄好爷爷又让他自由自在地在身上蹂躏。爷爷发泄后，奶奶便默默地下了床。下了楼，走向酒作坊，没命狂饮花雕。奶奶上楼来，跪在爷爷床前，说：“阿四，你要……你就，休了我吧！”

奶奶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酒香，奶奶的模样一如昔日那样楚楚动人。奶奶的脸开始痛苦地扭曲，如同月光下泛出粼粼的蜀阜河水。

爷爷动了恻隐之心。爷爷将奶奶抱上床，对奶奶说：“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可不是那号人！”

爷爷和奶奶又拼拼凑凑过了一年。这年秋后，奶奶忽然病了。

奶奶先是浑身热得像炭火，接着便是上吐下泻。一病便是六天，直弄得奶奶浑身精瘦，双眼深陷。到第七天，奶奶不再吐泻，却再也起不了床啦！

奶奶那时感到浑身没力气。但奶奶的脸色仍绯红如常。可不久那好看的绯红色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雪样的苍白。又过了几天，奶奶的脸上便蒙上一层蜡黄色。奶奶那时不会知道，她得的是一种致命的病——肺病。

奶奶终于到了动弹不得的时候。那时奶奶简直到了皮包骨头的地步。爷爷是喜欢奶奶的，爷爷过去打骂奶奶只是因为奶奶不会生儿育女。爷爷那时的确很难过，爷爷只知道奶奶是没救了活不成了。可太娘娘却兴奋地劝爷爷。太娘娘说还是让奶奶死了的好！到时候再为爷爷娶上一个马家不就有种了？

农历十二月初八，蜀阜村过早下起了大雪。太娘娘招展美丽的 小脚，高高兴兴请来了小木匠田娃。

小木匠前不久亡母。小木匠一如以前那样年轻。小木匠来到奶奶床前时，奶奶已经不会讲话了。奶奶仿佛不再认识小木匠。油菜田里那个抚慰人心的春梦早已变得虚无缥缈。小木匠是流了泪的。据说，小木匠的下唇还咬出了一条血印。小木匠恶狠狠地盯了爷爷一眼。爷爷当时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小木匠曾经在奶奶梦中辉煌过。

小木匠丈量了奶奶的长度，便下了楼，在堂前扬起“噼噼啪啪”的斧头拉开“吱吱嘎嘎”的大锯。小木匠亲手给奶奶做棺材。

小木匠的动作特别缓慢。往日，小木匠割一具棺材只需一天时间；而这次，却做了三天三夜。有人说，小木匠在棺底棺内都雕了花。

人人都以为奶奶会立马咽气可小木匠割棺材三天奶奶睁眼三天。小木匠割成棺材钉上铁环后，太娘娘说奶奶已经咽气了。

农历十二月十一，太娘娘打定主意为奶奶入殓。

那是一个无雪无风却让人冷得发抖的黄昏，太娘娘请来的四个汉子提死猪一样将奶奶往棺材里放。可就在这时，人人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棺材居然会比奶奶矮一大截！先入棺的是奶奶高贵的头，接着是神圣的身子。可是，奶奶那美得无与伦比的三寸金莲，却高傲地露在外面，灵旗样迷人地插在棺尾的口沿。

这实在是一个极伤脑筋极不吉利的事情。于是众人大骂小木匠。爷爷和太娘娘气得直冲小木匠家，要去跟小木匠拼命。但是，小木匠家早已铁锁把门。听邻居说，小木匠早一天就不见了。爷爷和太娘娘回来时，急得团团转。

忽然，太娘娘破口大骂，小脚跺得震天动地：“我日你王家的×，生不图吉，死了还不给我家安宁！”说着，一步上前，凶狠地抬起奶奶的膝盖，硬将奶奶的小脚塞进棺材。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在这时，棺材里传来奶奶“嘤嘤”的哭声，接着，奶奶似乎又翻了个身。亲戚邻居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太娘娘吓得连连后退，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仰天一跤，昏迷过去。

不一会，奶奶居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太娘娘万万不会想到，几天后，她会成为这口棺材的永远主人。

命乎？

## 四

我从懂事那天起，便有了一种担心。我的户口在杭州，我注定要离开奶奶爷爷离开蜀阜村！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与奶奶、与蜀阜村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实在不愿意离开这块迷人的土地。

妈妈每次从杭州回来，总要唠唠叨叨地提起我的转学。而每每此时，我便会用哭声来表示我的抗议。